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四百

九十六



# 帝制

事物紀原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其二曰命是也蘇氏演義曰制者止也禁也斷也言君上取人或制斷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漢書云太后稱制是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今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謹與博士議曰秦皇最貴臣等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漢制袁隸自秦并天下今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等因請命為制今為詔蔡邕言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漢因之刑法志載文帝下今日制詔御史云云之類是也鮑昱傳注漢官儀曰凡制書皆壘封尚書今壘封此漢制書之制也又秦并天下群臣上尊號于時始有制曰可之言漢制因之蔡邕言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蔡中郎獨斷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勅奏中下土遺書文亦如之其徵為九卿若遺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壘封尚書令印壘封唯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北史周本紀靜帝大象二年二月乙丑改制詔為天制敕為天敕資治通鑑唐則天天授元年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唐會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二

曰同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恩則用之矣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贊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日勅謂御書發勅日也增減官負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上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食祿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疋牛五十頭羊五百口已上則用之五日勅旨謂百司承旨而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勅書慰諭公卿誠約臣下則用之七曰勅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用書詔勅總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謂祭祀支度國用授六品已下官斷流已下罪及除免官當者並為奏抄二曰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中尚書奏部而聞奏也四曰議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日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為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著送尚書省施行者又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開元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三年二月制敕並用黃麻紙唐書百官志中書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日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

#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九六

大除授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教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五曰教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教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教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中覆然後行焉 門下省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敕以度支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自露布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以授尚書者太宗謂上柱曰十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以告神龍元年九月一日敕門下及都省曰制錄敕目三日一進尚書省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下之逮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牒四曰啓五曰辭六曰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牒三曰移凡授內外百司之事皆印其發日為程一日受二曰報諸司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達於省部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教計奏之數省符告宣之節歲終為斷唐六典尚書用簡制書發日敕用黃麻紙敕旨論事教教錄用黃麻紙書用絹黃觀中十一年始用黃紙寫敕制上元三年詔尚書省頒下諸司州

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六

三

縣並用黃紙三月二十日詔翰林志凡敕書德音皇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白麻一云麻紙雙日起華雙日宣耶如奏故事惟封上命相月白麻唐初將相官告用銷金錢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鱗花牒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薦告詞文用青麻紙朱書謂之青詞宰相及使相告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金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吐蕃宰相已下書用五色麻紙南詔及清平官書用黃麻紙元和八年八月十七日宣大拜定官告紙軸之色相開元十六年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宋史凡命之禮有七曰冊書皇后妃封號王皇太子大長公主拜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凡告庭除授則用之曰詔命應文武官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叙贈典應命詞則用之曰詔書賜侍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則用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號令則用之曰教賜賜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用之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



舍入行之留其所得旨為底雲谷雜紀詔制首以門下二字門下省掌管  
 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傅亮修張子房廟  
 教首日記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為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  
 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珊瑚鉤詩話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  
 之制朝野類要但是聖旨文字皆為制書江少虞類苑制書不可稱德音  
 本朝之制凡帶省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家言德音非可名制  
 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余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  
 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淮南子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注制令與于其有  
 大章也文中子周公篇賈瓊問讀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于制範者有  
 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注制命也秦改命為制漢因之也 帝者之制恢  
 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也湛然其下恬然天下  
 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為  
 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注言二帝之典三王之治而  
 漢之志皆同制矣 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  
 心乎注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 賈瓊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  
 美於恤人乎注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帝制衰而天下言制矣注瓊書

水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四

所以致此大也 薛生日和陽之後帝制絕矣先經何以不與乎子曰君  
 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侍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威時極重  
 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親 太后稱制 西漢書高后紀臨朝  
 制其未成乎注以待其復興也

### 太后稱制

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  
 后臨朝行天子事東漢書永元十四年夏陰后廢立鄧貴人  
 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東漢書永元十四年夏陰后廢立鄧貴人  
 為皇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大沒前後十數復生  
 者輒隱秘養於人間陽帝生始百日乃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  
 朝及陽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兩漢家求和素鄧皇后傳論曰  
 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顯明辟之義王使嗣主側目  
 歛衽於虛器直主倖過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  
 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尊黨違裏教之未茲焉有微故知持權引誘  
 所幸者非已意心郵惠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  
 髡制謝罪將杜根違誅未值其誠乎通鑑綱目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  
 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初魏尚書李敷子訢少相規善後訢為相

州刺史受賂為人所告殺後廢之魏太上聞之極車微訴案驗當死時數  
弟并傳幸於馮太后太上帝已疎之有司以中旨詔訴告數兄弟陰事可  
以得免所謂其塔裝故曰吾與教族世雖遠恩斷同生情所不忍且吾安  
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故曰何為為人元也有馮嗣者先為教所敗今詢  
其弟教陰事可得也所從之今范劉列教事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太上帝  
遂誅教矣所傳或死論未幾復為而書馮太后由此怒太上至是毒行焉  
本大教改元復臨制稱制 唐中宗嗣聖三年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  
稱制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本國謀太后復臨制  
稱制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  
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  
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待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  
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  
之太后兄太常郭到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  
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虞鐘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鐵圍山叢  
談魯公在北門為承旨既草哲廟元符末命於是太上從端邸始即大位遂  
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後命御樂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嗣君已長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本不應垂簾以皇帝聖孝宮中累日拜請泣涕不已今姑備聖意纒俟國  
事稍定則當還政必不敢上同章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御  
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魯公既唯命即書所被旨載諸學士院及  
家集是後雖同聽斷曾不半歲永春靈駕猶未發引即還就東朝之養矣  
外廷或誇張且不知欽聖感德之本旨如此宋史章獻太后傳太后遺詔  
尊楊淑妃為皇太后居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趨百僚賀御史中  
丞蔡齊日臺夫母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  
政事宜宜使太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剛去遺詔同儀軍國事語第存后號  
奉編錢二萬助湯沐後名其所居宮曰保慶皇太后  
元史太宗紀壬寅春六皇后乃為真氏始稱制 草制 舊唐書憲  
八年九月以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為右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翰林草  
制謂之白麻主佖責罷中書草制因為制也 崔暉傳崔暉為湖南觀察  
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微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暉曰我并儲位知卿為  
別翼暉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  
曰能辨南陽之積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  
御史中丞決旬授檢校兵部尚書 武元衡傳元衡從弟儒衡為諫議大

永樂大典

夫知制誥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惡之尤為宰相今狐楚所忌元和  
末年委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  
傑之後時為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為拾遺曰朕聽政餘暇  
躬覽圖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運傳  
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史張明辟乃復  
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術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  
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為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為人新唐書令  
狐楚列傳楚為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  
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  
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得楚學  
士但為中書舍人俄出為華州刺史後他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  
草思楚之才以何錄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學士令狐楚沮軍事乃請  
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續世說封敕為中書舍人草賜陣傷  
邊將詔警司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官錦封李德裕為衛國公  
守太尉制云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鎮盜兵重關畫鎮邊郡嘉  
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故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教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六

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造意如卿此語兼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玉帶  
以遺教深禮重之唐書大中年間白敏中為荆南節度使高瑒試大理評  
事為敏中掌書記尋入拜右拾遺闕一歲充翰林學士草敏中加太子太  
傅制乃賀敏中狀云去年草檄猶依劉表之門今日揮毫獲叙周公之德  
時人以為盛事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二年中書舍人崔嘏生草李德裕  
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瑞州刺史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翰林學士承旨  
鄭畋草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略惟畏人知  
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唐語林韓十八初貶之  
制席十八舍人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以無令子弟豈有病陰  
毒傷寒而與不繫與耶韓曰席十八契大違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  
蓋念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太平廣記蘇頌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  
覽如神而父環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腔受覆楚及壯  
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  
其人顧謂環曰誰可為詔試為思之環曰臣不知其他臣勇頌甚敏捷可  
備指使然嗜酒幸充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未至時宿醒未解粗  
備拜舞尚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於御前玄宗親為舉衾以覆之既醒授



#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九六

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儒學警悟明皇雜錄上相蘇頌命當直中書舍人蕭嵩草制嫌其不工因詭謂曰圖之壞珽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稍密意曰蕭嵩虛有其表耳又嘗欲相張齊丘夜問直宿為誰知其為中書侍郎韋況即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相記其人而忘其名為侯伯況曰豈張齊丘耶即命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沉跪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意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於榻前受旨蓋此時代言未歸北門所召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相同直均草吉父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廉揮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上則又在院中宣唐初時亟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又文彥博對仁宗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改命舍人草制樂史廣卓異記按五代晉書范質為翰林學士時戎王將圖南寇少帝徵外諸侯用兵因是觀其進退以去留之八月一日有制命一十五將以北京留守劉克為行營都統等是夜質直金門帝以制多令召別學士共草公奏曰今或夜開禁門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七

必恐漏泄機密臣之罪也不若臣獨草遂明已封進訖付外丞相於閣中覽制咸異之曰昔草五王制者傳作美談今范公獨草十五將麻制具大手筆也質周太祖朝拜相容齋四筆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為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為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部尚書拜乃為殊遣非黜責之美若以均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其詞云端按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問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禮吉人之美較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災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杜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變和陰陽輔於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啟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効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為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傳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



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江南除戴崇論李丞相昉以老而為愈駭每下朝使童子誦詩以賓戲之張洎與錢若水俱直太宗夜開滋福殿召二人使草制詞加昉左僕射班宜有優美之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自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懼罹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江少虞類苑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大亡體制時趙文定安仁為學士獨記太祖朝書禮規式詔撰之及修講盟好之制深體輕重朝論美之或禁直垂簾人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宿方和進如聲韻奇險難以廣載者必拜章澄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免馬每賜賜謝恩奏狀必當直學士草或郊裡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頌刻之間雖續紛而至必獨當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賸往詰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趙善瑛自學編具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侍雷允恭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解屈僂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八

首鞠躬而已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未日奏事上亦無語退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傳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他日再奏事復退過學士院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逢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及謂賤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曾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能改齋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傑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秀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志云石林燕語神宗欲用賜叔為中丞不以為嫌乃召蘇子容就曹魯公第草制中云惟爾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途况朕方以至公待人無疑群下豈以兄弟之微事而廢朝廷之推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四六談塵紹興曲赦福建本崔公異為承旨當制崔入奏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 秦叔厚草蜀將

制曰已夫秦川之險故言蜀道之難幸炳為中司遽作碑文曰川未失也  
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先公除翰苑  
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  
供職又因解除迂古制云王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鑿草制茲無恨於  
同時張達明微行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於  
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无忠宣和問當外制  
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康平仲九推  
在揚州嘗當宗廟封制以舉似似云想望夷門未泯思思之佳氣顧瞻淮  
甸安能鬱鬱而久居漁隱叢話韓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  
輔方宅大憂為言者今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察  
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刳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  
違所請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故私謁之心  
齊詩之美鷄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  
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王荆公拜相麻亦世所稱  
工然腦詞乃云若鳩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哀及孺人久行於公歸或以  
為先後失倫王初察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闕道穹隆兩觀舉翔於霄漢

闕庭煥麗千戶闕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嘆下句不來郡氏間見錄  
王荆公初未有以罪中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  
錢數為執事者所沮將與晉陽之甲以誅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為中公  
罪除侍讀學士知穎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罪誅相陽叔以  
為不可次道但敷奏夫實獲權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  
便殿之興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于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  
實無此言或云孫覺革老嘗為上言今潘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  
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因  
記美須誤以為中公也萬間證誤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  
史宋次道李太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管  
不肖於此可見韓唯編語之語疎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行之  
王日嚴曠為少選權直禁林恭會之加恩取熊叔雅啓一聯入制詞中云  
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翊日即除禮部侍郎  
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恭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  
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  
儀曹貳卿仲言亦誤王公四六話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

馬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宋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遠則四夷傾心。明心一作明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為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纒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鄭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成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悅生隨抄神宗初召鄭辯，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鄭卿傳春渚紀聞：元符間宗室有以妻為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中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朵，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中。公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頭云：差遣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中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為樞密，許為黃門也。施水燕諱錄：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進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馬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其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敦一日草五王策，未足

尚也。清波雜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鑰。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鄭溫伯馬內稍當元堂，未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連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邪，續通鑑長編：宋哲宗紹聖二年，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嘗疏錢總批答鄭雅詔書，有群邪共攻之語。又聞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盡。頂至再陳恭惟陛下以武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知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總乃以臣等忝任風憲，指為群邪，則未知總之虛心積慮，仰視陛下為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左正言劉拯言：伏觀士論藉藉謂翰林學士錢總撰賜尚書右丞鄭雅詔有弗容群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之語，蓋指去年臣等嘗彈奏雅反覆不忠也。按總處代言之職，其違辭命雖出於總傳之天下載之後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雅果出厚誣，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群枉竊據乞賜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彈奏苟非誣罔，則總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亦乞詳察施行。遂詔錢總落職守本官池州，仍致謝辭。初元祐間，草傳罷知樞密，出知汝州。總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傳入相，總知開封，殊反側已而推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總於上前，上未聽也。於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九六

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為履誦弗容群枉欲動搖等語履問何故卞曰似近時答詔不知誰為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履所作履等遂相繼論列履既罷政起亦貶絀而卞即為右丞總得罪初非博意也紹熙儀真志吳敏字元忠妙齡秀發政和初上庠釋褐授浙東學事司幹官後遷給事中以言事落職退居惟揚遂歸白沙數年不以一事干人宣和五年履召還為物兼直禁林制詞溫厚人多誦之蔡京罷相麻云再圖撥路之崇本于德意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名河北德音云麻十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訓誨之德墨莊漫錄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文忠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而免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寶也子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兜牘閑評蘇東坡任翰林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已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攷之乃為呂臣非楚得臣也蘇東坡作呂公著除司徒制云仁莫大於求舊且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王明清揮塵後錄靖康中東

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六

土

坡先生追復元職贖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海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舍人慚而怒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牽窘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呼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致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曲須萬間陸宣公翰林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為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為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為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為稱譽返類唐事稱宰相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為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馬中書舍人嘗論之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對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急而出東坡一揮而就日傳都下紙為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已莫知其端當時讀者無不失笑又自叙云願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使使煩言有蹟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儉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跡而摘辭東坡當筆故也浩然齋推談建炎末柔福帝極自北歸朝廷

封為福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高世榮汪浮漢當制云趙城方惠魯元  
 害困於面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嚮可謂善用事悅主隨抄奏會之  
 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辨  
 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我對郡公論諫久之道弼出  
 典藩而沈守約萬俟卨並拜左右揆翰苑者蒼倅取豐所作制以與沈  
 公而忘易晉絳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子在史院欲明此一聯會去國  
 不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孝宗將勅勤周益公自右揆轉首台而留仲至  
 以參預爰立時李景山嘯以鎖闥直禁林並草二制而於益公制中多所  
 訓飭至有患夫容身之語益公不自安三上章力辭又四章求去其辭免  
 第二劄子有中外臣庶明知兩相制書抑揚不同在於人情寧免觀望蓋  
 指此也奏入上召景山入對令貼麻改定又親批其奏云朕登庸元輔委  
 任尤深遽上詞章實難從允既命載之答詔益公復言所訓飭乃與將蒂  
 所草洪逆制並同恐是一時遺詞備用前例舟子禮草洪景山右僕射制  
 畧云予獨何於親焉期公選於賢能予以此拘私母依違而患夫母取  
 克位必既厥心母思容身必任其責景伯主此隨即被劾居位僅七十日  
 而士復兩月子禮日中書舍人除簽書樞密院事因以非才求去會胡子

水樂齋集卷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遠侍御入對及景山事上曰朕何嘗令如此措辭遂批出李獻與郡明日  
 將上乞除職名上不許景山既去乃以倪正父著作兼翰林權直而允廷  
 之侍郎兼直學士院允廷之益公所引也二月光宗受禪三月遺補二公  
 並罷而黃汝仲謙自監察御史除左司諫汝仲論事不合指四月罷去而  
 謝昌國諤自諫長遷中司何自然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胡子遠  
 自南榻真除兵部侍郎自然本益公所厚為司業二年不遷殊怏怏仲至  
 既執政白用為祭酒故德之於是自然攻益公益公求去再請而遂罷故  
 益公第二狀中有右揆賢德中外具瞻之語蓋謂是也初罷除觀文殿大  
 學士判漳州昌國以不論列之故改權工部尚書而范子由處義自新知  
 漳州除殿中侍御史益公方際解除職典藩之命自然又論之處義亦助  
 其說五月九日內批免朝辭在外官觀六月延之罷去昌國亦以雜學士  
 出守泉州黃擇倫自太府寺丞除右正言七月景山復入為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踰年遷本曹尚書三年春真拜學士五年七月趙子直以定策  
 功拜樞密使景山草麻有大尉本兵柄之語子直以為侮已銜之八月轉  
 景山學士承旨黃子由時以左史暫兼鎖闥駁之乃除寶文閣學士知婺  
 州蓋景山兩在禁林皆由草制而去位自是不復起矣宋史張闡為翰林

學士嘗夜感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為寵 倪思傳光宗即位時思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一夕命併草除公師四制詞精敏在廷誦歎 文彌遠拜相請改麻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用文有先執殿中一言蕭威以為老禪奔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奔為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威者請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讀請貼改麻制類說曹布坐市易事謫守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往見曹曰始欲繼詞文忠之藁陳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曹曰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在翰林旦夕親密中秋赴公宴出妓賦詩翌日罷相宋草詞頗極醜詆揮毫之際餘醒尚在此事由未久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能改蕭漫錄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塗竄揚甚不平因取藁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揚家鞋底人或問其意曰此是踏別人腳迹當時傳以為笑爾後舍人草制被黜抹者則相謔曰又遭鞋底末原錄舊說草制語每為宰相圍却今改謂之喫鞋底四朝聞見錄陳東歐陽澈先贈朝奉郎修撰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許已陰風

上用子林真二子極刑予嘗得東將臨刑家信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整整區區家事皆有條理自如頃即受戮畧無慘戚戰栗之態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闈賜田以旌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耻過遂非使人主蒙非諫之謗朝廷汚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若潛善鬼鬼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畧曰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月出處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為忠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于表以彰于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為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宥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擗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非諫之謗而朝廷汚殺士之名仰視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諠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顯攻黃汪為黃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扣頭請免二子上儻



不從以去為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吝不與黃汪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為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復習駢儷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揀罷詞賦之失而已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義學取士泔泔心術耗散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窮經其於雕錫緝綴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直以陛下德意志慮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詰事竊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常用余嶸為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子相鏞嘗試詞學有司亦僅與中省文得典詰體時為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史趣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為疑而黜之陳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九常行詞皆屬潘擬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索潘文畧刻不差且遺皂衣立門以俟陳每醜潘酒富甚嘗與予共酌於糧料院之雲根云 公當制

除吳璩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佑親弟又號熟為吳為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劉中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函以別繳入從之祗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媿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為歸盡字為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筆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詞制詞曰日者宗相富國凶悞自用論者指為大姦伯矣蓋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連臭附吏糞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其詞蓋皆順時好指趙忠定汝愚也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闈即束裝奏跡謂表帝拜董賢為大司馬有先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涕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跡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為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跡以示悔悔翌日除御史遂上章論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學詞科於思思非不記此特出於一旦私憤遂忘故典以潘臣

#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九六

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辨免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質於文忠云 寧皇主皇子洵時上春秋猶感竹隱徐以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宵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鶴林玉露宋嘉定間加文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蓋軒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提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安然過故失體數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劉後村集辛酉國史實錄院日曆會要玉牒經武要略勅令所遺書太保右丞相賈某拜太傅加食邑時余兼保直預備一制及宣鎖余適不當日遂藏某不出朝士多見之惟洪仲魯侍郎錄副而去後失其某不能追者猶彷彿記三數語首聯云總羣書奏七略載嘉汗竹之榮立太傅曰三公夏峻面魏之拜中間云昔夫子卻萊夷之後定古文之百篇周公踐商奄而歸作太平之六典向非天資學力之俱到安能文事武備之兩全尾聯云於戲倚相楚之良史豈惟讀上古之墳典索與謝傳晉之偉人可以繫中國之衣冠禮樂語意稍著題與尋常違書加恩者不同壬戌二月宣鎖草稿舊孫建節皇姓乃裕檢校少保制三鼓盡違某皇

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六

五

四鼓後宣諭問善孫制所稱渭陽二字時將解衣就枕旋呼燭作四奏不葉等若有裏颯充前垂八十西更燭下作蠅頭之句老學庵筆記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兼太師講散官制大為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紘緝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周學紀聞翰苑未嘗草退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愧郊錄周文忠必大玉堂雜紀曰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史云鎖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邊房臨時呼院史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未宣召云鎖小殿于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屨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珂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蔡條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迺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會議遣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使御藥院內侍一負持中書熟狀內降

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廼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刺其姓名于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芥于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今所紀惟於便殿則南流草制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 摘葉草制

北夢瑣言李琪每臨灑石摘木葉試草制詞未梁時果

馬翰林

據石草制 隋書薛道衡中書省有盤石常據以草制 却馬草制 唐書薛道衡中書省

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為餽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遣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 **憑鼓草制** 宋史列傳朱勝非送者皆恬然不以為嫌也 歸日錄

直學士院時方草初勝非憑 **依樣草制** 別釋常談宋初陶穀久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 在詞禁太祖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舊本改換詞語

世俗謂之依樣畫葫蘆 **代父草制** 容齋三筆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貴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項代草制詞 **弟草兄制** 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癸也項時為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

乞補外出絳入相維實草其制時人榮之宋史曾肇傳肇為翰林學士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為衣冠榮主明清擇塵錄元符末曾文蔚自知樞密拜相公弟文昭為翰林鎖宿禁中面對前旨草麻文昭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以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

### 兄草弟制

江少虞類苑錢希白於子為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子忬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

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 **幼能草制** 宋史和嶠傳嶠好生草麻前代記之矣金坡遺事 脩飾容儀自五鼓



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夫典詰之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又甚寵待之

### 自矜草制

齊東野語洪景廬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詰杏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

花陰洪何之對云京師人也累世為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徒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者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報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 草制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

### 學士迫趣草制

邵補編按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歎喻之意而還詰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瞻審直然微聞一日迫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

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十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為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張遵明中書曰昨日聞主者督撰希告詞甚急意燥之為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董公吳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為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滯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凡一趣則故違一日有違延至旬餘者其使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 不草制

悅生隨抄貞元初盧杞遷饒州刺史袁高不肯草制且唐初中書議軍國事舍人各

以己意論之謂之五花判事不特草制而已呂許公每事欲自專而使天子從臣行文書如胥吏過矣哉續世說昭宗在鳳翔常貽範為相多受人賂許一官既丁母憂日為債家所謀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渥草貽範起復制渥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遺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渥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而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類詔在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使中人也語渥曰學士

無以性命為戲。漚不答。高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為貽。朕不拒。漚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不自安。託母疾而去。邵悌編皇祐初。胡文恭公有為知制誥。封選。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制。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素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兩相繼。蓋起於富成於胡也。石林燕語。熙寧初中。書議定。改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付中書施行。則當草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王剛中居正。獨負為中書舍人。時適當三制。一其弟居修。改京官。二甥壻劉立道。除起居舍人。三本身磨勘。剛中引嫌。自言乃命左司郎官周綱。權舍人命詞。行下。其後李舍人誼兼直學士院。屬李丞相伯紀。辭免。潭帥有詔不允。而李嘗劾伯紀。伯紀免。章略曰。當時言路公肆。詆誣李亦以馬言。乃命劉舍人正草制。馬都司行制。詞閣下草批答人二事。皆東都所未有也。先是胡尚書文修直學士院。其姨丞公請祠。不許。胡當為答詔。引嫌于朝。乃命胡明仲舍人為之。遂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六

為故事。紹興初。王剛中為中書舍人。其弟居脩除太常丞。引嫌。乞改命。官草制。自是為例。余嘗以故事考之。學士舍人當弟免。除官制。皆不應避。錢惟演使相。麻其從兄希白所草也。曾子宣右僕射。麻其弟子開所草也。若謂一時宣鎖。豈為異數。則元豐官制。初行于開。除吏部郎中。子開時為中書舍人。行詞亦不避。考南豐類。藁而可見也。不知引避起於何時。

### 愧草制

宋史劉筠進翰林院學士。初筠嘗草丁謂與李

迪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行。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

### 誤草

制。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夏四月甲子。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鄆州陳充佐。並為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充佐守本官。呂夷簡常密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相

無越還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自不復改。試制。翰林志。學士初召令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

詩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復增試賦一首。就宅視制。

唐闕史。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情相善。兼微清瘦。古澹。未嘗言市朝。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兼微日謀高卧。有制草。則就宅觀之。夕拜未

害已告有宿客

御筆改制

劉後村續集上聖學尤高詞臣違小

則就着謁之  
反復詢究或御筆徑改定完顏氏毒滅李梅亭草其制用銷金字取漢人銷  
金石之語上改銷字為糜字程滄州草禮赦用皇靈字上改皇靈為國威  
余擬科舉詔草楊鎮建節呂文德加恩制進小字本上於中間疑一二字  
皆宣諭下問即具出處回奏或再改進上或依改本或批不必改凡聖筆

所定莫不曲當

宣仁批制

石林燕語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兩有

此類不能悉記  
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故事為請宣仁不許令學  
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

者無不畏服是歲

降制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以監司

同禮止御崇政殿  
高拱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遠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  
場諷宰相此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  
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无

觀時中人不遇負外將軍同正身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  
今用麻不謂無私若復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  
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勅明日上謂細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  
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實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者清要  
亦有出其門者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節度使致仕謂之納節例不降麻止  
舍人院出制紹興中如前執政葉少蘊劉青妃父懋淳熙中大將成閔革  
皆熙慶元中鄭憲肅興裔除節度使致仕始降麻非舊典也

廐馬

負制

新唐書代宗沈皇后傳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

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  
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錦  
草池飾以廐馬負載賜其家